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何典

第十回 閻羅王君臣際會 活死人夫婦團圓

詞曰：女扮男妝逃性命，何期闖入餐人境？剝衣亭上見雌雄，夫婦巧相逢。從軍掛印征強寇，一鼓而擒皆授首。功成名遂盡封官，從此大團圓。

右調《慶功成》

話說兩個大頭鬼，攻破鬼門關，降了許多地面，引兵殺到陰陽界來。那守界的兩個將官：一個叫做倒塔鬼，騎一隻豁鼻頭牛，使一把花斧頭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；一個叫做偷飯鬼，使一個飯棒槌，騎一匹養瘦馬，足智多謀。自從摸壁鬼逃入界來，已曉得兵馬將近，連夜端正壓火磚，將要道所在，叫鬼兵打好界牆，只空一個鬼門出入。

那倒塔鬼一團筋骨，技癢難熬，摩拳擦掌的專等。兵馬到來，思量殺得他馬仰人翻，片甲不回。偷飯鬼道：「凡事小心為主。我們只宜守住老營，且奏聞閻羅天子，請發兵到來，然後出戰不遲。」倒塔鬼暴跳如雷道：「你只長他人志氣，滅自己威風。不過兩個養髮強盜，又不是三頭六臂七手八腳的天神天將，就這等怕如折捩！豈不聞膽大有將軍做？若如此膽門小，怎做得將軍？」

話聲未絕，只聽得撲通的一個銅銃（原注：「了」字不解，疑是「丫」字之誤。或謂了銅銃為「卯從銃」之諧音；「卯從銃」者，狀手淫之詞。編按：此單純用「銃」。），破鑼破鼓一齊響起來，那大頭鬼兵馬已到。倒塔鬼便騎上豁鼻頭牛，拿著花斧頭殺出界來。黑漆大頭鬼上前接住便殺。戰了幾回，倒塔鬼使盡了三三板斧還敵不住，巴望偷飯鬼來助一臂之力，只聽得已在那裡打收兵鑼，曉得後手兵弗應，心裡慌張，被黑漆大頭鬼一拆屋槓槌，把頭都打扁了，便趁勢殺過界來。偷飯鬼已將鬼門釘住，牢不可破，只得就在牆外安營。偷飯鬼便差齋奏鬼連夜上酆都來求救。

閻王聞奏大驚，忙與眾官計議。甘蔗丞相道：「聞得兩個大頭鬼凶不可當。倒塔鬼尚然被趕，朝中將官料無敵手。若免（編按：免，「勉」之諧音。）強差他們前去，終歸一敗塗地。不如出道招賢旨意，倘有奇才異能之士應募前來，庶可一戰成功。」識寶太師道：「救兵如救火。若專靠招募，未免遠水救不得近火。還當先差一將前去，與偷飯鬼並膽同心，守住老營；一面出榜招募，方可萬無一失。」閻王依奏。便差無常鬼領兵前去；隨即出了王榜，各處張掛：「如有降殺好漢前來應募者，俱到酆都城外點鬼壇取齊（編按：取齊，吳方言，集聚之意。）」命甘蔗丞相專司其事。不題。

且說那臭鬼，自從活死人起身之後，也便收拾些出門弗認貨，各處去做那露天生意。忽聞得大頭鬼據了枉死城謀反，已將鬼門關攻破，恐怕妻孥老小舉家驚惶，急急趕回家中。正值青胖大頭鬼爭田奪地之時，各處村坊百姓，盡都扶老攜幼，棄家逃命，路上絡繹不絕。臭鬼見了這般形勢，便叫妻女也收拾出門逃難。臭花娘自道標緻，恐怕路上惹禍招非，便把臭鬼的替換衣裳穿著起來，扮了男子，宛然一個撒屁後生。大家出門，不知天東地西，隨了許多難民一路行去。正撞著青胖大頭鬼大隊人馬過來，把他一家門衝得東飄西散。

臭花娘不見了親爹娘活老子，只得跟了驀生鬼走路。無如走得甚慢，眾鬼那裡來顧他，你東我西，各自去了。幸虧身邊藏有活死人的辟穀丸，倒也不愁饑餓，只得揀著活路頭緩緩而行。碰霜露雪行了幾日，來到一個山腳根頭，見有一棵千年不長黃楊樹，樹底下滾一個蠻大的磨光石卵石。他看得大樹底下好遮陰，便坐下少憩，不覺靠在樹上困著了。

誰知這個山，名為撮合山。山裡有個女怪，叫做羅剎女，住在灣山角絡（編按：絡，「落」之諧音。）一間剝衣亭裡，專好吃男子骨髓。時常在山前山後四處八路巡視，遇有男子走過，便將隨身一件寶貝，名為熄火罐頭，拋來罩住。憑他銅頭鐵額的硬漢，都弄得腰癱背折，垂頭喪氣，不能動彈；由他捉回亭中，把根千丈麻繩打個死結縛住了，厭煩時便來呼（編按：呼，松江方言，「吸」之意。）他的骨髓吃。呼乾了，將人渣丟落，再去尋一個。不知被他害了多少男子。

那日走到山腳下，看見一個俊俏書生，坐在樹陰底下打磕睡，喜之不勝，走上前來，不費吹灰之力，抱了就走。臭花娘驚醒，開眼看時，見是一個粗眉大眼，雙肩抱力的拖牙鬚堂客，打扮得妖妖燒燒的，抱著他飛跑。須臾，來至一間亭子裡，放在牙牀上，便來呼他的骨髓吃；見是個女子，不覺大怒，拿起一把軟尖刀來，架在他頸骨上，罵道：「你是那裡來的窮鬼？連卯都窮落了，還要衣冠楚楚的裝著體面來戲弄老娘！是何道理？」臭花娘只得哀求苦惱告訴他：「實係為著逃難，所以女扮男妝，並非有心來戲弄奶奶。」羅剎女見稱他奶奶，不覺歡喜道：「你既這等知文達禮，曉得敬重我，若肯住在這裡，與我做個好陶伴，便饒你性命。」臭花娘明知不是伴，事急且相隨，只得應承了。羅剎女方拿開刀，放他起來。臭花娘見他喜歡鬼奉承的，就只管「奶奶長、奶奶短」的趨奉他。羅剎女愈加快活，便教會他使軟尖刀並許多拿人法則，臭花娘也心領神會。

住了幾日，那羅剎女又出去捉一男子回來；臭花娘看見，吃了一驚，原來正是活死人。

卻說活死人在冒失鬼家住了幾時，聽得大頭鬼反了，心中掉掉落臭花娘，便辭別冒失鬼，起身望溫柔鄉來。到得臭鬼家裡，但見牆塌壁倒，鬼腳指頭不見一個。近地裡又弄得斷絕人煙，無處訪問。心裡著急，只得瞎天盲地各處去追尋。偶在撮合山邊經過，恰被羅剎女下山撞見，便拿出熄火罐頭罩來，一聲響，把他連頭搭腦罩住。幸虧他曾吃過仙丹，有些熬煉，但覺得渾身麻木，不致就倒，羅剎女見弄他不翻，忙解下臭腳帶來，把他扎手縛腳，周身纏住，抱回亭中，將他骨髓慢慢的呼來吃。臭花娘看在旁邊，真是眼飽肚中饑，敢怒而不敢言。羅剎女吃了一個暢快，方向活死人頭上取下熄火罐頭來。卻因抱著活死人上高下塹跑了一回路，也覺有些吃力，便橫在牀上困著了；那罐頭也丟在牀邊，未曾收拾。

臭花娘看這罐頭時，宛如個小和尚帽模樣，便輕輕偷來，坑在身邊，方拿起軟尖刀來，把活死人身上臭腳帶一刀割斷。活死人便手腳活動，忙向臭花娘手裡接過刀來，就有刀殺得人，望著羅剎女頸骨上斬去。不料誤斬了面孔，斬得火星直迸。原來那羅剎女煉就一副老面皮，真是三刀斫弗入，四刀白坎坎的一些不動。羅剎女夢中驚醒，跳起身來。活死人乘勢望他心口裡一刀戳去，早已白刀進了紅刀出，挖去一塊心頭肉，連搭子血都搥了出來，死在牀上。便放下刀，向臭花娘稱謝。

臭花娘見他不認得了，便將自己來蹤去跡告訴他。活死人方知是臭花娘假扮的，大喜道：「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」也將別後事情，粗枝大葉說與他聽了。臭花娘喜之不勝。活死人道：「這裡不是安身之所。目今各處只有黑甜鄉里最為太平，不如同到那裡去住幾時，再作道理。」臭花娘聽說，便要向羅剎女身上剝死人衣裳下來，改換妝束。活死人止住道：「這裡到黑甜鄉，還有許多腳邊路。若男女同行，反要被人盤詰，擔擱工夫，不如依舊男妝，只說是兄弟陶裡，那裡便有人來扳樁相腳？」花娘欣然樂從。活死人便攜著他，走到山下，望黑甜鄉一路行來。

將近冒失鬼家裡，正撞著冒失鬼騎只無籠頭馬，拿著大木關刀；後面地裡鬼也騎著兩頭馬，拿把殺手鋼，自騎馬自喝道的在大官路上跑來。見了活死人，忙下馬相見了。冒失鬼道：「你如何到今日之下纔來？我們望你，連頸柱骨都望長了！」指著臭花娘道：「此位又是何人？」活死人道：「這是我同胞兄弟，名叫雌雄人。你們要望我來做甚麼？這般行徑，卻到哪裡去？」地裡鬼便道：「你難道不聽聞？目今閻羅王出榜招賢，我們思量去投軍，幹功立業；等你不見來，只得想先去了。如今你來得正好，便可一同去。」

活死人道：「同去固好，只是你們騎著馬，叫我兩個那裡跟得上？若叫你們放著馬步行，又覺弗講情理。」地裡鬼道：「這也容易。近地裡有個馬鬼，一向在七國裡販牛，近來又在八國裡販馬，前日販了一群鬼馬，回來發賣。就是我們騎的馬，也是問他買的。只消再去買兩匹就是了。」活死人笑道：「有的不知無的苦，叫我們窮人窮馬那裡買得起？」地裡鬼一頭笑，指著冒失鬼道：「有空心大老官在此，他價買馬別人騎；就是我騎的馬，也是他買的。索性一客弗煩兩主，等他做個出錢施主何如？」冒失鬼也

道：「你只去揀中意，待我出錢便了。」遂大家一同來到馬鬼家裡，問他要馬看。

馬鬼道：「可惜你們遲來腳短，馬已賣完了。」地裡鬼見門檻底下露出馬腳來，便道：「這門裡的不是馬蹄？怎說賣完？」馬鬼道：「這是兩隻揀盡殘的驢子，怎說是馬？」活死人道：「老話頭：無馬狗牽犁。狗尚可當馬用，驢子倒怕不如著狗？譬如步行，就是驢子便了。我們會騎只驢子喊馬來的。且到前路看，倘有五馬換六驢的人來，賣只驢子買馬騎，也來得及。」馬鬼便牽出兩隻驢子來：一只是木驢，一只是別腳（編按：別，「蹩」之諧音。）驢子。地裡鬼故意千嫌百比，馬鬼便不敢爭多論寡，就爛狗屎價錢買成了。活死人讓臭花娘騎了木驢，自己騎了別腳驢子，冒失鬼、地裡鬼都上了馬，騎出大路，馬不停蹄，望鄂都城來。

那消幾日工夫，到了城外；轉到點鬼壇前，見有個鐵將軍把門，便上前報了名。將軍見說是鬼谷先生徒弟，又見他們人材出眾，不敢怠慢，忙報知甘蔗丞相。丞相便傳他們進見，講道些兵法武藝，盡皆問一答□，應對如流，喜出望外；就領他們進城，來到朝門外伺候。自己入朝，奏知閻王。閻王傳旨，宣四鬼，來到森羅殿上，一雙空手見閻王。

閻王見冒失鬼魁梧奇偉，活死人、雌雄人美秀而文，地裡鬼精奇古怪，諒必有些本事。正欲與他們計議戰守之策，忽見朝門外傳進無常鬼奏章來，說：「兩個大頭鬼見釘住陰陽界固守不戰，便叫賊兵爬牆摸壁，在界牆上對壁撞、掘壁洞、拆壁腳（編按：吳方言「掘壁洞、拆壁腳」為「小動作、暗中使壞」之意。此單純用字面上的意思。），千□六樣鑿鑿，弄得牆塌壁倒，危在旦夕。請速發救兵，庶保無虞。」閻王見奏，怒道：「那大頭鬼有多（編按：「多」原作「都」，依據原注修改。）多大本領，卻敢如此猖獗！」活死人見閻王發怒，便奏道：「臣雖不才，願領陰兵前去。誓必將那大頭鬼生擒活捉回來，憑殿下把他斬頭瀝血，摳心挖膽的治罪，方見手段。」閻王大喜道：「卿若能成功，寡人自有重賞。」便即點起陰兵，教活死人掛了騎縫印做大元帥，冒失鬼為開路先鋒，地裡鬼、雌雄人為參謀，引兵前去救應。四鬼謝恩受職，活死人又奏討軍器馬匹，閻王便差護身領他到武庫中去，任憑揀選。

活死人來到庫中，見□八般武藝一應俱全。千中揀一，只有一枝戳空鎗，趁手好使，便拿了回到殿上。只見階前一個拽馬鬼牽只異獸，生得身高六尺，有頭無尾，周身毛羽，像是扁毛眾生，卻又四腳著實。閻王指示活死人道：「這是獨人國進貢來的，名為衣冠禽獸，捋順了毛，倒也馴良。今賜卿做個坐騎，壯壯威風。」活死人謝恩領受，陸辭起身，扯足順風旗，鴉飛鵲亂，望陰陽界進發。

將進界上，忽望見前路煙塵抖亂，手銃齊響，曉得界上交戰。忙催兵向前救應，正見兩個大頭鬼，把無常鬼、偷飯鬼、摸壁鬼追得八隻腳跑弗及。冒失便舉起大木關刀，拍馬上前，敵住青胖大頭鬼；活死人挺著戳空鎗，來戰黑漆大頭鬼；地裡鬼也舞起殺手鎗，上前助戰。對陣迷露裡鬼、輕骨頭鬼一齊殺來。無常鬼、偷飯鬼、摸壁鬼也都撥轉馬頭來，大家混戰。

且說活死人與黑漆大頭鬼兩個，正在棋逢對手，一個半斤，一個八兩。戰夠多時，被活死人捉個破綻，一鎗戳去，把紙糊頭老虎戳穿。那老虎痛極，薄屎直射，一個虎跳，把黑漆大頭鬼掀下背來。活死人乘勢對肚皮一鎗，把他那條爛肚腸也帶在鎗頭上抽了出來，變做個空心鬼，死在地下。

再說那冒失鬼與青胖大頭鬼戰了數□合，抵當不住，回馬便走。青胖大頭鬼縱虎趕來，雌雄人看見，忙取出熄火罐頭來，望准青胖大頭鬼拋去，一聲響，將他罩住，把個青筋飽綻的大頭，弄得軟癱熟化，眼淚撒撒落，不能動彈。冒失鬼縮轉身來，將根臭皮條把他連皮搭骨捆定，活捉住了。迷露裡鬼也被地裡鬼一殺手鎗打得頭八丫月。只有輕骨頭鬼骨頭無得三兩重，手輕腳健的跑得快，被他溜個眼弗見，逃回枉死城去了。那些無名小卒，盡都解甲投降。

活死人收兵來至界上，便差地裡鬼、無常鬼、摸壁鬼分頭去平服各路地面，自與雌雄人、冒失鬼、偷飯鬼過了鬼門關，望枉死城來。

且說輕骨頭鬼雖然逃得小性命，那把兩面三刀又被殺人場上偷刀賊偷了去，赤手空拳，來到枉死城中，欲與推船頭鬼算計，走清江所路。那些無名頭百姓，聞得大頭鬼已死，便將他兩個捉住；等到活死人兵到，便香花燈燭，迎接入城，解上二鬼。活死人便叫冒失鬼押去斬首示眾。冒失鬼押到□字街底裡，舉起大木關刀，猶如破瓜切菜，一刀一個，都已頭弗拉頸上，結成碗大的疤，變做兩個無頭鬼。

活死人安民已畢，恰好地裡鬼等也平定了各處，俱到枉死城來會。活死人便教無常鬼權署城隍事，自己領了眾鬼，奏凱還朝。恐怕青胖大頭鬼路上發強，出空一個石灰叉袋，把他袋人裡面，捆在馬背上。青胖大頭鬼落了鬼袋，在內爬攔勿穿，又被石灰撒瞎了眼睛，好不氣悶。

活死人回到鄂都城，將兵馬屯住，自與眾鬼入朝獻俘。閻王大喜，慰勞了一番，便教將青胖大頭鬼押赴市曹，剝皮蹬卵子，折了骨頭。就在森羅殿上排下太平筵宴，君臣同樂，盡歡而散。

次日，又宣眾鬼入朝，論功行賞。便封活死人為蓬頭大將，地裡鬼為狗頭軍師，同輔朝政；冒失鬼為捋盆將軍，鎮守鬼門關；偷飯鬼為盡盤將軍，摸壁鬼為冬瓜將軍，同守陰陽界；雌雄人為塞殺將，護守鄂都城各陰門；無常鬼實授枉死城城隍；陰兵犒賞酒吧肉白米飯，散歸營伍。

眾鬼都謝恩領職，只有雌雄人紅著鬼臉不謝。閻王問道：「汝獨不謝恩，莫非嫌官小麼？」活死人忙上前代他奏道：「他實非男子，原是臣之聘妻，叫做臭花娘。」便將他女扮男妝，移名換姓，及擒兵捉將前後事蹟，一一奏聞。閻王便改封為女將軍，叫宮娥領他入宮，改換裝束。

宮娥引了臭花娘來至宮中，朝見王妃，奏知其事。王妃便將出長裙短襖、鳳冠霞帔與他替換；又叫宮娥替他梳頭攢鬢，插花戴朵，搽粉點胭脂，改了女妝；又賞了一副豎頭鋪蓋，一座虛花鏡架，一個箍舊馬桶。

臭花娘謝了王妃，回到殿上。閻王已教活死人戴了攢紗帽，穿了掛出朝衣，就在森羅殿上朝閻王四雙八拜，做了親。欽賜一個起家宅基，與他居住。

夫妻謝了恩，來到新宅基裡看時，但見簷頭高三尺，許多門窗戶闌，盡皆朱紅慘綠；一應傢伙什物，也都千端百正。滿心歡喜，就安居樂業的住在裡頭，生兒哺種。後來養了兩個送終兒子：叫做活龍、活現，俱做螞蟻大官。夫妻兩個，直到頭白老死。此是後話，不題。

正是：吃得苦中苦，方為人上人。要知大概結局，且俟後來續編。

詩曰：

文章自古無憑據，花樣重新做出來。拾得籃中就是菜，得開懷處且開懷。

纏夾二先生曰：臭花娘女扮男妝，出門逃難，只道凡人弗識，偏遇著羅剎女，被他扳樁相（編按：扳樁相，「拿下妝相，顯出真面目」之意。），顯了原形。活死人為了臭花娘，心忙膽碎，東奔西走；不料狹路相逢，也遭他臭腳帶鬚住，不免弄得束手待斃。幸虧天無絕人之路，恰得臭花娘一刀割斷，便撒手放腳，可以借刀殺人。羅剎女雖有三刀斫弗入的老面皮，也不免白刀進了紅刀出矣。從此夫妻雙雙，無牽無掛，遠走高飛，而又適逢世亂荒荒，得以登臺拜將，建功立業，夫妻偕老，青史留名。若不是一番寒徹骨，那裡有梅花撲鼻香哉？